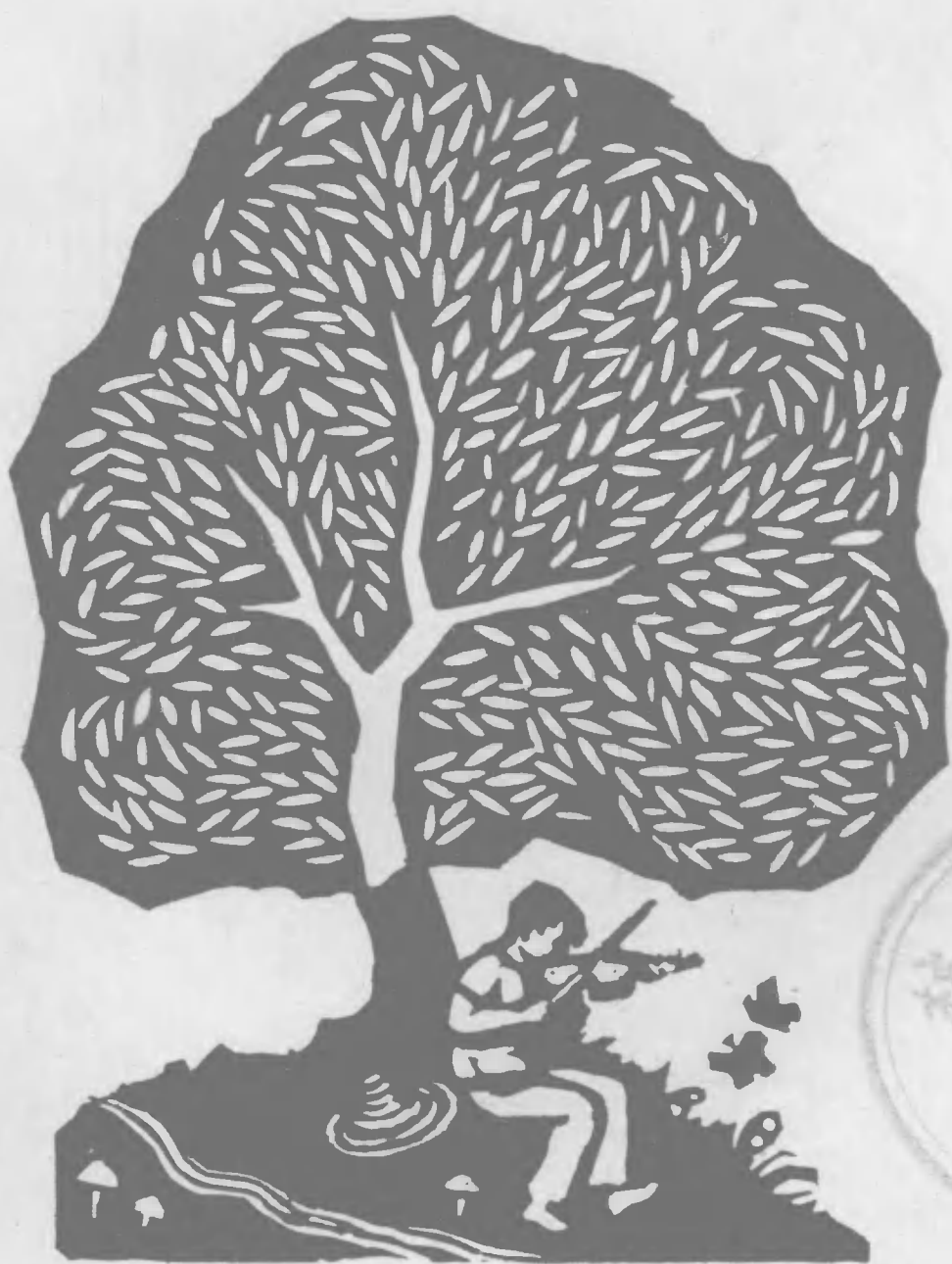


0422106

琴泉

严 陣



严 陣

琴

泉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装 幀、插 图：馬 克

琴

泉

书号 1679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7}{8}$ 插页 1

196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定价 (4) 0.53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严陣的詩

——《琴泉》小序

臧克家

严陣同志，是有成績的青年詩人。說青年詩人，其实他从事写作，已将近十年了。

我讀严陣同志的詩，是从《老張的手》开始的。这只“手”是很能抓住人的！作者通过这个老农民的“手”，展开了新旧生活鮮明的对照，內容丰富，斗争性很强。这只“手”是“老張”的，但又岂只是“老張”的？他概括地表現了中国农民在过去蔣介石反动統治之下的悲惨命运和解放之后劳动幸福的生活。这只“手”，是坚强的，富于斗争力和創造力的。作者以充沛的热情，歌頌了“老張”的这只“手”。写到他过去給地主作牛作馬，拖着根榆木棍和恶狗斗争，“撕吃着自己的衣袖”的时候，我們滿腔悲憤；写到他这只“手”在解放之后“掐断了財主們吃人的咽喉”，荒年里和災荒搏斗，“把大山削平，让河水改流”，“十三面奖旗”飄在“手”头，最后幸福光荣地到了北京，握住了“那只无比偉大的手”，我們欢欣鼓舞、情不自禁。这些描写，

斗志昂揚，氣勢雄壯。這是思想性很強，很有氣魄的一首詩，通過活生生的生活情景和鬥爭場面表現出來，感染力是相當強大的。六七年前，我也聽過朗誦，效果是好的。在表現方面，行節錯落參差，和其他的作品比照起來，雖然不甚齊整，但它是自然的，和作者起伏的情感是合拍的。

《老張的手》是作者引人注目的第一篇好詩，現在把它放在詩集的第一篇的地位，作為壓卷，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老張的手》和另外幾篇傳說故事之外，這部《琴泉》集里的詩都是歌頌解放以後的新生活的。詩篇里洋溢着詩人的熱情，充滿了生活的歡欣，散發着泥土的氣息。詩人對於江淮一帶的新農村很熟習，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的大部分詩都是這一帶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圖景的描寫。眼見，耳聞，一片令人歡騰鼓舞的氣象，詩人從中取得了靈感，用彩色的筆，給新的土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繪出了影，繪出了聲。生活是這麼美好，這麼喧騰，詩人寫它們的時候，好似俯拾即得，並不費力。這情景，有如走進了春天的百花園，詩人的眼睛和整個的心被眼前景色所奪，隨手拾掇詩句，就像隨手摘取繽紛燦爛的花朵一樣。

同樣是淮河的兒女，《金色的鳳凰》比起在舊社會里受盡折磨的“老張”來，她是另一個時代的嶄新的人物。這

篇詩构思頗巧，把神話傳說和現實雜揉在一起，使得這個優秀勤勞的女青年團員——金鳳，披上了動人的色彩。傳說中的那只“金色的鳳凰”：

它只要迎着早升的霞光叫喚三聲，
田野里的庄稼便堆得像金一樣。

每早登上山崗去敲響銅鐘叫人起身去勞動的這位女團員呢：

人們望着巨岩上她那美麗的衣裳，
就像真有一只彩鳳在伸展翎毛。

在舊社會里，神話雖然好聽，但它到底是神話；

多少年代過去了，人們連鳳凰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只見巨岩上的石花一年變一個樣。

而新社會的姑娘——“金鳳”，她“虛心、積極和熱情”，使“合作社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有了她和社員們的勞動，“秋後果真是一個豐收的年成”，“人們望着山坡田野間那些金黃的稻谷，都說姑娘就是那只金色的彩鳳”。

詩人贊美了“金鳳”，不就是贊美了集體主義的新生活嗎？這篇詩，換韻太多，對於詩的情調略有損傷。

嚴陣同志的許多詩作，构思巧妙，表現方法很新鮮。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发表以后，歌頌它的詩篇数量很多，严陣同志写的《我的馬啊，快跑，快跑》，却与众不同，当年讀了，就留下了一个鮮明的印象。他沒有作正面的歌頌，借着一个青年农民特地从城里买来載有这份有关人民幸福生活重大消息的报纸，这一生动的形象，来表达人民群众的兴奋、热情。快馬加鞭送喜报，“把它和霞光一起带来”。讀着这些詩句，我們好似听見了疾馳的馬蹄声，听見了这个青年农民的心跳。我們仿佛看到了那一張張喜气籠罩的臉，那万头攢动的即将开始的大会的場面。几个“你早”表現了快乐和迫不及待的心情，这心情是美丽动人的。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能够这么具体生动地表現出来，不但詩的本身令人欣賞，在表現方法上，也給人以很好的启示。

在严陣同志的詩里，劳动妇女的形象鮮明而突出。手里的“桨却像一把閃光的宝剑，劈断一条蛟龙又一条蛟龙”的《淮河上的姑娘》，《在清泉边》，“低头漂洗衣裳”的年青女孩子的爱“社”誠意和恋爱心情，都在我們心上留下了可爱可敬的影像。

《水兵回到家乡》是一首四节十六行的短詩，前八行概括地追述了过去的的生活，后边八行是抽象的述怀，一实一虛，相互映照，像下面这样的一些句子頗为雋永，耐人寻味：

我将伴随着家乡，

向着幸福航行。
我把我的一生，
全当作出航的时间。

严陣同志出版过一本受到讀者贊賞的詩集——《江南曲》。这个集子里的第二輯詩，就是从《江南曲》中选出来的。这些詩，写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写了革命傳說故事，写了青山綠水，写了农村夜讀和江村晚唱。这些詩大半写得漂亮，精致，輕柔，美丽。《楊柳岸》，《梅信》，《紅雨》，《桃花汛》，《山塢》，《江南春歌》，《月下的练江》，《采蓮曲》，《采菱歌》……只从这些題目上就令人感觉到詩意的芬芳濃郁。这些詩，色彩、音响、情調都是惹人喜爱的。它們像朝霞在天，它們像花苞初放，它們像泉水涓涓，它們像月籠平沙。讀着这些詩，像尝着葡萄美酒一般醉人，是啊，新的河山胜景，新的幸福生活就是这么令人心曠而神怡啊。这些詩篇，像一幅一幅情意真切、生动新穎的淡墨画，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想严陣同志在写它們的时候，多少鮮明的生活印象，多少动人的人物形象涌上心头，来到眼前，爭先恐后地碰他的笔端啊。他的笔是有色彩的，他的笔是有声音的，他的笔不是蘸着墨水而是蘸着情感的。是啊，大自然和新的生活是有着美妙的色彩和声音的，我們的詩人用耳朵，用眼睛，用整个心灵去感受它，然后又把它造成自己的詩句。大自然和生活是美丽的，

而詩也是美麗的。

在過去，歷代多少詩人詞客拿江南作題材写出了他們不朽的佳作和名句。那些詩，今天我們讀了也得到美感享受，可是再回味一下的時候，就覺得這美里有令人不舒服的東西存在。有的詩人把江南寫得像人間天堂，使人忘記了人間的丑惡，民生的疾苦。多少詩詞里把悲苦的勞動人民：樵夫，漁夫，采蓮、浣紗的女子……當作風景看。現在不同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江山信美真吾土”，而人民的生活本身像詩又入畫。嚴陣同志的這組詩，有的題目像舊詩詞，但它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江南生活的抒情詩。

這一組詩，在嚴陣同志的詩作中占着相當重要的位置。我覺得，這一組詩，他從生活中得到的靈感最多，寫它們的時候，他的心情是輕快舒暢的。在風格方面，特色也比較顯著。在遣詞、造句、表現技巧方面，顯然運用了一些舊詩詞的手法，這就使得這組詩里的某些作品，帶有一點詞曲的味道：

十里桃花，
十里楊柳，
十里紅旗風里抖，
江南春，
濃似酒。

——《江南春歌》

江東：一輪紅日，
江南：楊柳依依。

——《桃花汛》

五月江南碧蒼蒼，
蠶老枇杷黃，

——《耘田曲》

肩上一片月，
兩袖稻花香。

——《丰收序曲》

類似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

淮水流域的土地，在過去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解放以後，真是山河重光，地獄成為天堂。在詩人的筆下這片大地上的人物、山川，多光彩，多響亮，多豐饒，多繁榮，生活真美好，真香甜啊。

這些江南曲：構思巧，情感新，詩意濃，遣詞美。

千山雪，一夜化盡。
一江水，也綠了幾分。

——《梅信》

一顆雨點染紅一個骨朵，
一顆雨點染紅一張笑臉。

.....

孩子們赤著腳跑，
仰起頭，笑着去迎雨點。

——《紅雨》

花的牆。花的院。
花的小徑。
整個的山塢都睡了，
月色。梨花。是它的夢。

——《山塢》

婦女出村口，
幼兒園前招招手……

——《江南春歌》

一顆顆心兒鑽進了書卷，
像犁兒把泥土深翻。

——《夜讀》

姑娘們笑着把蓮蓬采折，
驚動了水底的一朵紅蓮，
波紋里像有一塊紅色的寶石，
閃爍在一大堆翡翠中間。

——《采蓮曲》

菱盆兒分開，菱盆兒靠攏，
采菱的歌曲兒忽西忽東，
那歌聲好像向全世界說：
羨不羨慕我們這詩一樣的生活？

——《采菱歌》

論景，論情，這些詩句可以够得上“二美并”。一個小小的“。”號，一個尾音“兒”字，在情調方面都起着不小的作

用。当然，有的字句，还可以再斟酌，使詩意达到更完美更和諧的高度。《梅信》一詩，我个人觉得，到“春啊：来吧！不用先报信”，就可以截然而止，意味蘊藉，再加上：

梅花开了，同志們，
梅园紅似云；
千枝怒放的梅呵，
是万顆社員的心。

这四句味道外露反而薄了。詩人的用意，我明白，他是想借最末二句把主意点明，同时用这一节去回应第一节。再如：“四月的夜，芬馨芳香”，讀起来别扭，如果改成“溫馨芬芳”是不是更好一点？（《老張的手》中“掐断了財主們吃人的咽喉”一句里的“断”字，改成“住”字較好。《淮河上的姑娘》中“唱着嘹亮的歌声打碎一个个波浪”的“声”字也不妥当。）

讀《江南曲》，好似自己也到了江南，看到了动人的景色，嗅到了生活的芬芳。可是，在陶醉之余，也还有不足的感觉。生活是美好的，然而生活也是經過艰苦斗争的。《江南曲》里的不少詩篇，比起生活斗争本身来，显得輕飄一点。当然，《猎手》，《紅绳》，《老游击队員》，《將軍岭》，《琴泉》，《荻港》等等，情况就不同。它們从側面，从傳說中描繪战士的形象和他們的斗志与情操。《紅绳》借一条紅绳作綫索，串起了两个时代，新旧对比，精巧之至。讀

完了《江南曲》的时候，我默默地把这些美丽的诗和《老张的手》对照一下，我觉得后者的份量重，气势壮。两者都是好诗，但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值得追寻。是不是由于诗人对斗争生活的体验有深浅之差？

诗人所描绘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他写了大别山，写了佛子岭水库，写了塞上风光，对伟大的党和祖国作了衷心的歌颂。

对于大别山，这经过了长期惨酷斗争的革命圣地，诗人倾出了全部热情，呼出了《呵，高山》。正面写现在大别山人民生活的不多，几乎每一篇诗都牵连到过去的斗争，可是想把当年的斗争大幅油画式地再现出来，由于时间的距离和生活经验的限制，是难以作到的。诗人利用了一些传说，像《巨笔》里的少女和《金鸟》里的金鸟、《神笛》里的神笛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印象。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那令人感奋的顽强战斗精神，人民对他们的拥护向往、诚心和忆念，即使这座山中的鸟儿也向着红军。诗人面对幸福的现在，用了缅怀过去的深情，抒发了对大别山——经过“苦风恶雨”的“贮满了革命力量”的“母亲”的敬意与宠爱。听诗人唱：

在这茅屋的一边，
不是一只摇篮，
看：在母亲灯影下晃动的，

不正是紅色的群山！

——《搖籃》

对于这革命“搖籃”里的一个人物，一个山峰，一片白云，一条流水，詩人都是用虔誠的情感去擁抱的。虽然仅只是一些側影，但可以影影綽綽使人感觉到斗争的气息和情調，沉入到一种神圣的悲痛的气氛中。

佛子岭水庫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关于它的詩人只有三首詩，然而从《他在高空中噴漿》的胸前佩着人民解放軍的胸章的人的眼中，对佛子岭的形象来一个鳥瞰，那景象是相当动人的。

这个集子里的写內蒙草原的詩，它和《江南曲》情調不同，确是有塞外風味。他凭观感和印象写下了零星的篇章。巴拉嘎尔河边老人的热情的歌声，使人感到亲切溫暖。

远方来客呵，別嫌我們招待的微薄，
要在以前，我們却只有悲苦的歌……

——《巴拉嘎尔河边的黄昏》

草原上的鈴声，“像草原的心在庄严的跳动”；在长城上听到号声，向內外瞭望，詩人喜悅的高唱：“呵，万座聳起的高楼像在一夜筑成”。他写了雄偉鋼城——包头的烟云，他写了山重水复日夜喧騰的丰沙綫，他写了秋天南归的大雁。这只雁，临去有情，剛剛起飞，就頻頻回盼，“盼望

着明年再来的时候”。詩人在写景，其中却包含更深的意义。

《白依拉之歌》、《关于馬头琴的一个傳說》、《紅石》是三篇小型叙事詩，頗富有抒情的味道，《紅石》給人的印象較深。

比起《江南曲》来，草原上的詩薄弱一点，不及写江淮一带生活那些詩篇情感比較丰滿充沛。

歌頌党和祖国的三篇作品，表現方法各自不同。《織》只有四句。詩人把党比作坐在織布机前的母亲：“世界是一团乱絲，你把它織成錦緞！”想得很巧，比喻得很新。但形象不够丰富，不够雄健、庄严。三篇祖国頌，我觉得《我心里有一支美丽的頌歌》情調比較好，生活气息比較濃厚，一片秋收的喜悅景色，一团欢騰美好的气氛，真是祖国到处在閃光。

在艺术表現方面，严陣同志是有他个人的特点的。他力求新穎，不落常套，有些重大的主题，他从側面或小处着笔，或利用傳說故事，以抒发个人的情感。形式是多样化的，主調是四行一节，大致整齐。他的詩，想像力相当丰富，形象性也頗强，比喻运用得很巧妙。他的風格虽然还没突出到掩住名字就知道作者的地步，但像《江南曲》一类的作品，特色是很显著的。严陣同志的詩，大半写得很华丽，令人喜爱，但有的不免失之于輕巧。生活是美丽的，但不能不注意它的艰苦性。这样的话，才能和偉大

现实时代精神紧紧扣在一起，从而他的詩句在鼓舞讀者斗争力量方面就更能發揮它的作用。《老張的手》写得很朴实，但力量很强，《江南曲》写得很美丽，但有点纖細。我想这和生活的深入与观感式的印象有关。在严陣同志的詩里，不乏鏗鏘悅耳輕管細弦的音調，但我們多想多听到一些庄严、雄壯、激昂、慷慨的向困难进軍的鼓角之声呵。

1962年10月12日，北京

目 次

严陣的詩	臧克家 1
老張的手	1
金色的凤凰	9
在清泉边	12
淮河上的姑娘	14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	18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20
丰收	22
水兵回到家乡	24
車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26
楊柳岸	28
梅信	30
紅雨	32
桃花汛	34
山塢	36
公社的新瓦房	38

江南春歌	40
月下的练江	42
晚霞	44
蛙声	46
夜讀	48
麦秀歌	50
开镰歌	52
麦收新景	54
打麦歌	55
場上	57
楊柳渡夜歌	59
耘田曲	61
丰收序曲	63
猎手	65
田間	68
桃花渡	70
采蓮曲	72
采菱歌	74
南方的夜	76
紅繩	78
老游击队员	81
琴泉	83
山中	86

四月的夜·····	89
长江船工·····	91
江村晚唱·····	94
荻港·····	96
穿过皖南翠綠的山群·····	98
將軍岭·····	100
长江在我窗前流过·····	102
呵，高山·····	105
紅色守望台·····	108
巨笔·····	110
山谷·····	114
搖籃·····	116
金鳥·····	118
神笛·····	121
为社会主义大道装設路灯·····	124
織·····	125
他在高空噴漿·····	126
他站在发电机旁·····	128
我歌唱我的祖国·····	130
祖国頌·····	133
我心里有一支美丽的頌歌·····	135

車鈴.....	139
雁.....	140
丰沙綫.....	142
包头的烟云.....	143
长城边上聞号.....	144
巴拉嘎尔河边的黄昏.....	145
白依拉之歌.....	147
关于馬头琴的一个傳說.....	156
紅石.....	159



老張的手

老張的手是結實的手，
皮肉磨成硬骨头；
老張的手是粗大的手，
千斤重担举过头。

这双手，
火燒千遍不見黑，
万斤铁錘打不断；
这双手，
十个指头分长短，
有多少疤痕裂口在上面！

老張生在穷人家，
苦水里面腌苦瓜，

十一年的草滩踩出道，
十一年的树苗成杨柳，
十一年啊，
你就用这双手，

拉着一根榆木棍，
挽着一个蜡条篓，
走过一个门口又一个门口，
拦过一只恶狗又一只恶狗，
多少风吹折了你的木棍，
多少雪下满了你的饭篓，
多少次昏倒在路旁，
你就用这双手
撕吃着自己的衣袖！

老张端起财主的碗，
苦水里面拌苦胆，
二十二年的淮河照旧流，
二十二年的衙门还朝南，
二十二年啊，
你就用这双手，

放过财主的牛和马，
拉过财主的车和船，
拖秃了多少财主的锄头！

磨鈍了多少財主的刀鐮！

累得你腰彎背駝筋骨斷，
累得你白髮摻進黑髮間，
啊！就這樣，

你也免不掉那深重的災難：

就為你這抓過糞土的手，
就為你這累得腫脹的手，
就為你這雙不甘壓榨的手，
剝斷過財主的皮鞭，
摔碎過財主的算盤，

多少次，多少次，
你被綁吊在黑油漆的門前！

※

千條江河齊歡唱，
萬里平原閃紅光，
解放的大旗千萬杆，
把天上地下全照亮！
照進了千年不見日月的山洞，
照進了老張的茅草房。

伸出你的手來，老張！
讓人們握一握你這滿是痛楚的手掌！

好啊！在这一天早上，
你迎着初升的太阳，
从区委书记手里，
接过一支崭新的枪。
你就用这双手啊，
把它高高地高高地举在头上！
从此你便和党取得了联系，
从此你便增添了无敌的力量！

十冬腊月闹斗争，
你指着财主的鼻子，
吐诉深沉的冤仇，
叫他低下那吃得肥肥的头！
啊！你就用这双手，
掐断了财主们吃人的咽喉！

水荒年成困难多，
你就用这双手，
帮着贫苦农民和灾荒搏斗。
多少个夜晚奔走在风雪的路上！
多少个早晨跳下了结冰的河头！

啊，多少风雪天，

深深的白雪把門掩，
多少麻雀找不到谷粒，
多少邻人升不起炊烟，
風雪地里你不顾严寒，
脱下了身上的衣衫，
換粮換米換油盐，
你就用这双手啊，
捧送到大家的門前！

老張的手是堅強的手，
为美好的生活来战斗！
政府号召修淮河，
你便挺起胸膛走在行列的最前头！

你就用这双手，
更深半夜里替同伴們掩被，
休息的时候便修筐擦鋏。
你就用这双手，
把大山削平！
让河水改流！
多少次被薄冰刺破了皮肉！
多少次被砂礮震裂了虎口①！

① “虎口”，即大拇指与二拇指間銜接处。

峰山切嶺中有你鏟斷的土層，
泊崗引河里有你挖通的水溝，
潤河集水閘上有你安裝的螺絲，
佛子嶺水庫里有你運去的木頭！

老張的手是勤勞的手，
為幸福的生活來戰鬥！
黨號召增加生產的時候，
你就和農民們挽起臂膀
向集体的路上邁步走！

你就用這雙手，
 拖犁拉耙，開河挖溝，
 積肥攢糞，鋤草扶耬，
多少顆星星熟悉了你的臉面，
多少顆露珠結識了你的衣袖！

你就用這雙手啊！
 叩響了大地的門環，
 拉開了豐產的門栓，
 讓谷穗長得壓地，
 讓秫秫高得頂天，
 讓那些久經荒蕪的土地，

开出鲜花一片！

光荣啊，老張！

十三面奖旗在你手上飄揚！

光荣啊，老張！

多少从没見過你的人，

都想握一握你这英雄的手掌！

光荣啊！ 光荣啊！

你来到北京——祖国的心脏！

實現了多少次梦中遇到的景况，

大声笑吧！ 老張！

看你这討过飯的手，

你这被財主們捆綁过的手，

你这坚强的勤劳的手啊！

已經被那只无比偉大的手，

創造幸福的手，

翻天覆地的手，

負載着无数人們希望的手，

放射着共产主义光輝的手握住！

在这光荣的时刻，

在这幸福的时刻，

快把你的經歷向他訴說吧！
快把你的決心向他表明吧！
千言萬語涌上你的舌尖，
燃燒的快樂充滿了你的胸膛，
為什麼你反而一聲不響？
却让你的眼淚滾滾地滴在手上？

1953年10月





金色的凤凰

傳說这儿有一只金色的凤凰，
常常从云端飞来落在巨岩之上，
它只要迎着早升的霞光叫唤三声，
田野里的庄稼便堆得像金一样。

貧困的日子里，人們把这个傳說帶进梦乡，
天天早晨都有人向那座巨岩了望，
多少年代过去了，人們連凤凰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只見巨岩上的石花一年变一个样。

新的生活喧鬧着，处处为幸福而奔忙，
不知为什么，村人漸漸把这个傳說遺忘，
可是今年却忽然有人談論起来，
只因为村里那个年輕的姑娘。

姑娘今年才不过十八九岁，
是新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
提起她的名字可真美啦！
金凤，你所多么响亮！

迎着正月里射来的第一缕春光，
姑娘便踏着融雪登上村前的山岗，
她冒着初春的余寒站在那座巨岩之顶，
把一口铜制的小钟挂在松树枝上。

从此每天姑娘总起早把钟来敲，
震人心肺的钟声就像凤凰在叫，
人们望着巨岩上她那美丽的衣裳，
就像真有一只彩凤在伸展翎毛。

姑娘虽没有超越众人的才智，
但她和每个社员都很亲密，
就凭着她那谦逊的嘴儿勤于问讯，
天天去妥善地安排各种事体。

姑娘一直是这样虚心、积极和热情，
农业生产合作社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沒等布谷鳥叫就把種籽播下，
沒等杜鵑催促就把雜草鋤光。

真好比聽見鳳凰叫喚三聲，
秋後果真是一個丰收的年成，
人們望着山坡田野間那些金黃的稻谷，
都說姑娘就是那只金色的彩鳳。

從此不論姑娘走到什麼地方，
人們總喜歡微笑着把她談講，
有些年輕人甚至頑皮地前來問她：
“你就是石岩上那只金色的鳳凰？”

姑娘每聽到類似這樣的問話，
總是笑一笑認真地回答：
“我是一個普通的青年團員，
真正的金鳳凰還是大家！”

1954年9月



在 清 泉 边

在野玫瑰的花丛下面，
有一道来自山間的清泉；
姑娘正在低头漂洗衣裳，
一道波弧涌到她的脚边。

是什么風吹起了这道奇異的波弧？
姑娘停下手抬头望着对岸；
有一头肥胖的黃牛正在飲水，
旁边站着一个含笑的青年。

河里的波弧已經在岸边消失了，
姑娘心里的波弧却开始扩展；
是什么風吹起了这道奇異的波弧啊？
只有姑娘一个人知道。

“又是他，又是在这儿碰见，
一定又是催问婚期啊，真讨厌……
昨天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
我怎肯离开合作社到他的互助组里边！”

姑娘心绪正在烦乱，
青年人已经悄悄地站到她的身边；
姑娘理也没理睬依旧捶洗着衣裳，
但，泉水却偏偏模糊地映出他那张可爱的脸。

“呵，你等一等洗，你等一等洗吧！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新的变化；
政府已经批准我们的互助组并入你们合作社，
马上咱就是一个社里的人啦！”

“马上咱就是一个社里的人了？”
姑娘的心儿急跳！
也许因为此刻她心里正在想着：
“马上咱就是一个家里的人了！”

“一天之内的变化真不平常……”
青年想起昨日像离得很远一样；
姑娘想极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
可她的棒槌却下下都捶在青石板上。



淮河上的姑娘

—

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从小就航行在淮河上。
淮河的風吹得她的头发又松又黑，
淮河的水洗得她的臉頰又紅又亮。

她熟悉淮河的灣岔好似母亲臉上的皺紋，
她熟悉河底的礁石正像自家門前的台阶，
树梢不动她能辨认出什么風向，
云絲不挂她也知道有沒有雨来。

平时她渡过河心总是輕松地搖着船桨，
唱着嘹亮的歌声打碎一个个波浪，

年輕人順着歌声久久地追看着她，
河岸林里的黃鶯也惊奇地拍起翅膀！

二

今年淮河防汛調来千百只風帆，
这位年輕的姑娘也报名参加搶險，
可是老艄公們却不把她放在眼里，
說：“这个黃毛丫头只能够玩玩花船！”

姑娘听見这話好比沒有听見，
她不驕傲、不气愤、更不埋怨，
心想：“在这次防汛保堤的任务当中，
我一定摆出事实让你們看看！”

三

在一个風雨交加的夜晚，
淮河的浪头陣陣撞击堤岸，
在姑娘駐守附近的那段堤上，
突然有一个缺口越冲越寬！

堵上这个缺口有特殊的困难，

取土时要越过河水到对面的山边，
可是这时偏刮起六級的狂風，
老艚公們个个都不敢开船。

年輕的姑娘啊她挺身而出，
拔起錨、搖起槳、升起白帆，
船載着她那顆烈火般燃燒的決心，
穿过咆哮的風浪飞向对岸！

姑娘这种忘我的行动带动起千百民工，
顾不得脫去衣裳就跳进缺口的水中，
姑娘这种忘我的行动感动了老艚公們，
紛紛拔錨开船追赶姑娘的行踪！

四

姑娘撑着載土的船赶駛回来，
風更猛，河水掀起一座座洪峰，
但姑娘的船却像借来了雄鷹的翅膀，
飞过一個峰頂又一个峰頂！

姑娘撑着載土的船赶駛回来，
逆着水，浪濤像一条条翻滾的恶龙，

但姑娘的槳却像一把閃光的寶劍，
劈斷一條蛟龍又一條蛟龍！

姑娘的船在最緊要的时刻趕到了，
她那一袋袋山土首先拋下缺口的水中，
老艚公們的船緊接着也來到了，
千萬袋山土鎖住了沖擊的洪峰。

五

風雨過後浪濤漸漸平靜，
濃雲裂開閃出晶瑩的群星，
姑娘懷着勝利的喜悅拋錨停船，
靜靜的夜色又替她送出嘹亮的歌聲。

老艚公們聽見歌聲深深贊佩着她，
埋怨自己以往有眼不識英雄，
年輕人聽見歌聲更加熱愛着她，
都想着在她身邊傾訴傾訴自己的愛情。

1954年7月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

一个青年农民特地到县城买来載有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纸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
穿过早上的雾气，踏过露湿的野草，
跨过喧鬧的小河，馳过山嶺和湖沼，
馬蹄踏踏响，我的心在跳！

波濤奔騰的淮河，你早？
秋收的大地啊，你早？
我那炊烟初起的村庄，我望見你了！
乡亲啊，你們早？

老爷爷，快去把村前的那口大钟敲响，

媽啊，您也快些把門敞開，
姑娘們，快打開你的窗子，
您看，我一早就把宅和霞光一起帶來！

仔細看吧，這是他親口說的話，
和咱天天巴望的一個樣，
和咱做夢夢見的一個樣，
啊，他看透了咱的心啦！

听，鐘聲已經響了，大會就要開了，
縣委書記說啦，他也馬上就到，
看，太陽已經升得那麼高，
快來听吧，毛主席的指示到了！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我們等了多久多久，
多少次呵，我們从漫卷風雪的窗口，
以焦灼的目光，詢問河边的楊柳，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我們盼了多久多久，
多少次呵，我們貼近冰凍的地头，
傾听野草是不是在把芽抽？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等你从沒有等得这么长久，
我們的犁儿早就修整好了，
我們的馬儿也已經喂得很肥，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盼你从没有盼得这般焦愁，
最好的种籽已经选出来啦，
我们要把它撒遍地球。





丰 收

去年冬，
农业社刚办成，
他俩曾在这片地里播种，
种籽播在泥土里，
爱情播在心中。

今年春，
细雨一浇，
苗儿长的嫩娇娇，
他俩并肩来锄草，
抬头看看低头笑。

夏天到，
庄稼熟透了，

婚期也定了，
誰不夸农业社的土地上，
幸福与爱情收成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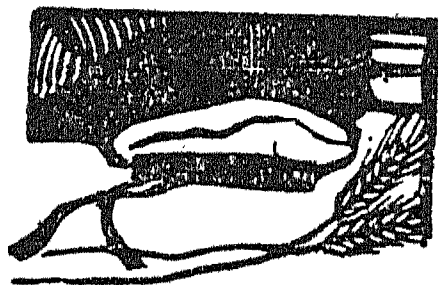
水兵回到家乡

我是一个水兵，
复員回到家乡，
我會用我的臂膀，
拥抱过辽阔的海洋；

我會用我的胸膛，
迎接过驟雨暴風；
我會用我的双脚，
踏破过波濤万頃。

复員回到家乡，
我还是一个水兵，
我将伴随着家乡，
向着幸福航行。

我把我的一生，
全当作出航的时间，
直到銀鬚飄飄，
直到白发团团……





車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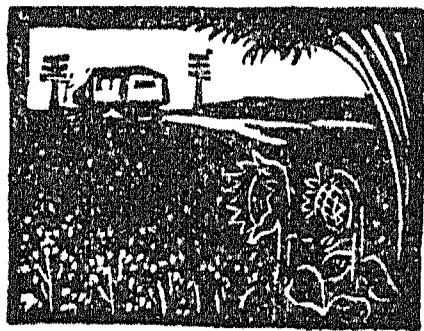
車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金色的公路被落花鋪成了一條紅錦，
看不清那青磚白牆藍瓦的鄉村，
歡騰的車子呵，
好像在花海里穿行。

車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濃郁的山色把車窗映綠了，
車上的旅客爭着談論庄稼長的好，
猛回頭再望那叢山峻嶺，
它已似揚子江滾動的波濤。

車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紅旗夾道，山歌悠揚，

空气里浸透着花草的清香，
山上的采茶女和山下的摘桑人，
闪动的衣裙似早晨的霞光。

车行在江南的公路上，
一眼收不尽这动人的景象，
美丽的江南啊，我的心为你激荡，
感谢你赠给我一腔喜悦的激情，
和山花一样繁多的诗章。





楊 柳 岸

江岸，白如銀。
一鉤曉月雪上立，似金。
夾岸楊柳恰似千堆云。
炒豆般的鈴声响得緊。

鈴聲緊，鈴聲近，車輪滾。
風擺紅旗好比桃花林，
公社的車隊回來了，
揚起了漫天雪塵。

滿載的車啊，拉的什麼？
是種籽、農具、肥田粉？
過路的人們看不清，
攔路招手問。

調皮的趕車人，
搖搖手，抖抖勁。
故意地壓低了聲音：
“拉的嘛：是春。”……

問的笑，答的也笑。
笑聲像旋轉的車輪；
車輪軋破千里雪，
一直向前飛奔。





梅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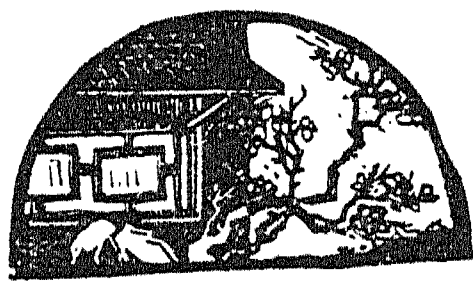
梅花开了，同志们，
梅花来报信。
生产队长手折一枝梅，
笑着走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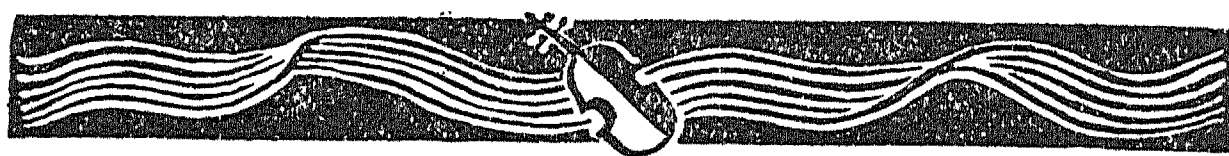
千山雪，一夜化尽。
一江水，也绿了几分。
你所：枝头上的喜鹊，
也换了新韵。

村外：塘满。渠成。麦绿。
村里：牛肥。马壮。车新。
谁在试新鞭？
鞭声那么带劲！

家家打开了窗子，
戶戶敞开了門；
春啊：来吧！
不用先报信。

梅花开了，同志們，
梅园紅似云；
千枝怒放的梅呵，
是万顆社員的心。





紅 雨

二月的雨：紅雨，
無聲地，洒遍了江南，
一顆雨點染紅一個骨朵，
一顆雨點染紅一張笑臉。

村外的水聲：拍拍，拍拍，
村莊上罩着淡煙，
孩子們赤着腳跑，
仰起頭，笑着去迎雨點。

年輕人，圍攏在公社門前，
撫摸着新鑄的犁尖，
爭着去開第一犁，
蓑衣都不穿。

只有拖拉机手，
把机子试了一遍又一遍，
望着不停的雨，
在窗前不停地转圈……

一颗雨点染红一个骨朵，
一颗雨点染红一张笑脸，
二月的雨：红雨呵，
无声地，染红了江南。





桃花汛

望桃林，桃花没放，
桃花汛，一夜漫江，
万座潮头千层雪，
涛声轰轰几十里！

江东：一轮红日，
江南：杨柳依依，
长江儿女，迎着阳光，
千里江岸树大旗！

呵，乳一般的土地，
冒着蓝色的雾气，
公社社员，梳理春光，
把它当成锦缎织：

穿楊拂柳：千輛肥車，
濺金飛銀：萬張春犁，
喜壞了春風，
到處送消息……

望桃林，桃花沒放，
桃花汛，一夜漫江！
啊，處處都有桃花汛，
桃花汛，在心上！





山 塢

山塢三月夜，
一片梨花月，
簇簇梨花开得盛，
梨花和月色分不清。

花的墙。花的院。
花的小徑。
整个的山塢都睡了，
月色。梨花。是它的梦。

月光里放着独輪車，
梨花下停着拖拉机，
到处都粉白，透明。
到处都芳香，寂靜。

只有紅旗，在梨花梢头，
柔和地拂动，
它守护着山塢的夜，
期待着山塢的黎明。

明天，从梨花深处，
从这芳香的小路上，
将滚过更多的車輪，
将飞出更多的笑声……



公社的新瓦房

新栽的楊柳成了行，
楊柳樹下蓋新房，
楊柳當院牆。

紅的瓦來綠的窗，
金黃的陽光照滿房，
你看多漂亮。

公社的姑娘下田去，
手把柳枝望新房，
悄聲把話講：

“這是為誰蓋的房？
屋後還有小廚房，

玻璃明晃晃。”

社长摸着鬍子笑：

“輪到年輕人把福享，
哈哈，准备你們接新郎。”

姑娘們一昕紅了臉，
放开柳枝跑的慌，
滿田都是花衣裳。

1958年9月





江南春歌

十里桃花，
十里楊柳，
十里紅旗風里抖，
江南春，
濃似酒。

坡上挂翠，
田里流油，
喜報貼在大路口，
山歌兒，
悠悠，悠悠。

十七八九，
二十五六，

青年小伙比劲头，
犁儿催浪飞，
担儿带云走。

阵阵笑声似江流，
妇女出村口，
幼儿园前招招手，
齐手巧把春田绣，
山花插满头。

敬老院里提要求，
口口声声：
闲的不好受，
看着柳芽满枝抽，
急的干搓手。

十里桃花，
十里杨柳，
十里红旗风里抖，
江南春，
浓似酒。



月下的练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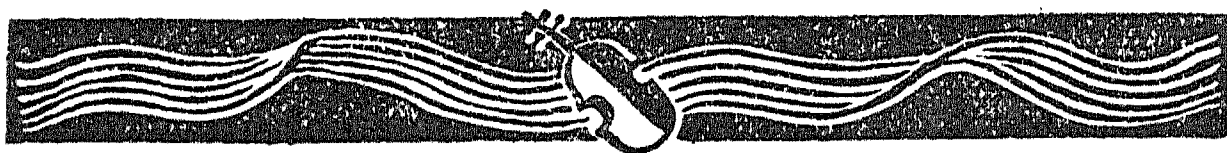
月下的练江，一条金练，
白雾里飞出了一队小船，
它像一群低飞的水鸟，
静静地穿过了重迭的茶山。

船夫们用竹篙抵着沙滩，
船篷里的火光一闪一闪，
船夫呵，天色已经这么晚，
为什么还不泊下你的船？

船夫捧起江水洗了洗脸，
抬手指着隐约的远山：
歌声和新茶早把山谷填满，
这么好的月光，我怎肯停船？

船的咿呀声由近而远，
江水静了，船影渐渐不见，
只有那股茶香久久地留在江上，
月下的练江，一条金练。





晚 霞

新安江上，閃起金輝，
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
下工的钟声隨風飄遠，
食堂的炊烟漸漸細微。

媽媽放下肩上的鋤頭，
把帶來的野花洒上水，
爸爸拿出雪白的毛巾，
擦洗着滿臉的煤灰。

从托儿所回来的孩子，
打扮得像新月一样美，
她那黑色的发辮上，
插着一朵紅薔薇。

媽媽笑了，爸爸笑了，
孩子却在學燕子低飛，
新安江上，閃起金輝，
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





蛙 声

阵阵蛙声响在村边，
白窗纸上月光洒满，
生产队长睡不着，
他踏着月色来到江边。

月色。蛙声。江潮。
立刻把他带回了十年以前：
那时他作为一个侦察兵，
曾经偷渡长江来到南岸。

咕咕咕，敌人射来了枪弹，
咯咯咯，他学着青蛙叫唤，
狡猾的敌人受了骗，
拖着枪慢慢走远……

蛙声更响了，村庄睡得正甜，
生产队长来到麦田边，
他在月色里微笑着弯下了腰，
把初秀的麦穗托在手掌上细看。





夜 讀

江南三月夜短，
誰肯舍得早眠？
挂起鋤，放下鐮，
小巷里細語呢喃。

走过石桥，穿过柳烟，
桃枝动处灯光閃，
民校敞开了大門，
迎接公社的社員。

村外江潮在响，
村头讀書声喧，
一顆顆心儿钻进了书卷，
像犁儿把泥土深翻。

为了讀完新的一課，
誰不嫌三月夜短？
不觉得門前桃花紅了一树，
明月也悄悄西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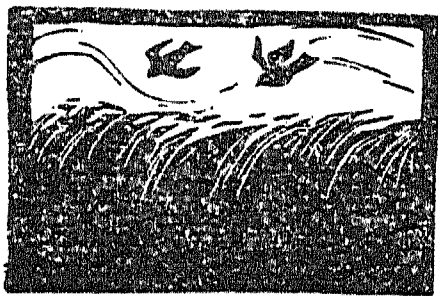
麦 秀 歌

枝头的毛桃脱去了花蒂，
水上的荷叶大似铜钱，
麦秀季节来到了，
歌声笑语满田。

姑娘们背着喷雾器，
小伙们挑着水担，
红衣紫裙青布衫，
浮动在麦浪中间。

把肥料追进根须，
把药粉撒上叶尖，
汗珠儿滴在露珠儿间，
红日刚升起一半。

祖国土肥气候暖，
禾苗儿长的真欢，
回头再看洒汗的田里，
碧玉般的穗子已经抽满。





开 镰 歌

是誰昨夜趁着人睡甜，
一笔染黄了江南？
呵，原来是麦子熟了，
麦浪在南風里撒欢。

多少春風春雨月明天，
多少人曾在田埂上轉，
如今沙沙搖鈴的麦穗儿，
终于把喜信送到了耳边。

看，紅旗招展，镰刀弯弯，
一镰下去，一座金山，
路上，河上，金車，金船，
呵，麦香似酒陣陣扑人臉。

尘滿臉，汗滿臉，心头甜，
歌曲儿悄悄流到了唇边：
公社喜开丰收镰，
一曲唱遍了江南。





麦 收 新 景

紅色的康拜因，
阳光下一閃一閃，
推剪式收割机，
紧跟在它的后面，
像船，像雁，
風一吹，
麦浪黄到天边。

托儿所的孩子，
圍嘴儿淡藍淡藍，
說来参观不参观，
老向柳蔭下看，
指指，点点，
笑那白发老头儿，
正在树下磨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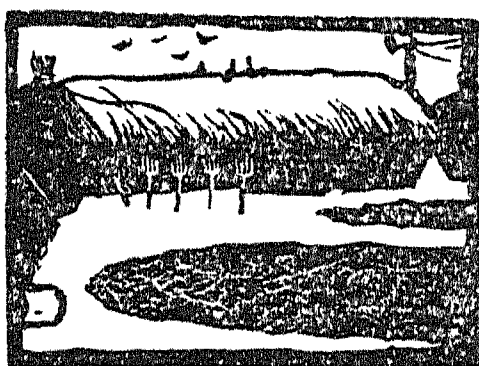
打 麦 歌

滿树青桃紅了嘴，
熟透了的杏子落成堆，
誰去理会？
打麦忙得火燒眉。

場上的人儿排成了队，
好似龙摆尾，
耨耨落地珍珠滾，
耨耨起似鶯乱飞。

打了一場一場又一場，
場場珠宝乱碰腿，
打这样的場呵，
多有滋味。

看着眼前的金堆銀堆，
人人都笑歪了嘴，
身上的暑熱呵，
何用輕風來吹！





場 上

打麦忙，打麦忙，
听说打麦手儿痒，
摘朵兰花头上戴，
跑向打麦场。

打麦场，打麦场，
打麦场上隆隆响，
双脚没站定，
哟！一阵金雨落身旁。

左一望，右一望，
不见鞭子心发慌，
两手没处放，
哎呀，讲也不好讲。

姐妹們这时笑着叫：
“別站在那儿出洋相，
脱粒机正缺个助手呢，
还不赶快来帮忙！”

姑娘揚手跑过去，
笑着站在机器旁，
有心唱个打麦歌，
又怕調儿合不上。





楊柳渡夜歌

月三竿，江水似流烟，
楊柳渡头楊柳暗，
长堤上，送粮队擰成一股绳，
碎步儿，把月色踏乱。

千副万副粮担汇集在江边，
涛声笑声锣鼓声响作一团，
惊起了枝头的宿鸟，
噗啦啦，飞上万里明月天。

忙煞了喜煞了摆渡老汉，
金色的竹篙在江里直点，
要不是新粮压得船儿偏，
他恨不能一篙撑到江对岸。

尽管渡船似梭来回飞，
却难把人民的情意織完：
看，前头的粮担已經进了城，
后面还繞着千层山……





耘·田·曲

五月江南碧蒼蒼，
蚕老枇杷黃，
咚鸡子声声催薅秧，
快把新草帽儿戴上。

远望秧棵好像云头，
耘田人在云彩里走，
呼啦啦的红旗把人逗：
快加油，争取当红旗手。

耨头跑，草儿倒，田水笑，
万顷田里不伤一棵苗，
没有爱社的一片心，
手儿怎能这么巧？

耘田人自編自唱乐悠悠，
任凭汗水順臉流，
秋后自有滿田白玉，
嗨，一成功夫一成收。





丰收序曲

渡头蓼花红，
江南稻子黄，
稻穗一天一个样，
忙坏了农具厂。

公社党委书记，
一夜来三趟，
肩上一片月，
两袖稻花香。

头一次来就问：
割稻机制得怎么样？
二回头又来催：
打稻机也要快赶上。

三次回身囑咐又囑咐：
今年稻棵長的壯，
一般鐮刀，
刀口多加鋼。

夜深了，
農具廠里鐵錘還在响，
似一支丰收序曲呵，
激蕩在人們心上。





猎 手

在那芦花泛白的江边，
晨光中我遇见了一个朋友，
他现在是公社的党委书记，
过去却是一个猎鸭的能手。

他一再热情地把我挽留，
要我坐在小屋前把他等候，
这时他从门前的芦花荡里，
拖出了一只猎鸭的小舟。

长江在晨雾中浩浩东流，
猎鸭的小船在浪尖上飞走；
芦鸭在江面上成群旋绕，
他紧握着火枪伏在船头。

这景象不由得使人想起，
当年渡江侦察的时候，
他那时也是驾着这样的小船，
也是这样握着猎枪伏在船头。

那时战士们坐在船上，
春江夜深，一点声音没有，
等到他把船推到芦苇丛里，
月牙儿才挂上江岸的垂柳……

一声枪响，打断了我的思绪，
抬头一望，鸭群已惊惶飞走，
被打中的野鸭在空中翻腾着，
跌进了汹涌湍急的江流。

小船在波涛中不停地颠簸，
等那中弹的野鸭漂向船头。
雾散处我望见他收起了猎枪，
提着肥大的野鸭向我招手。

他身后，现出了金色的江岸，
稻浪扑拥着公社的红楼，

这景象使我深刻地感到：
建設中他也是百发百中的好手。

小船向岸边划过来了，
桨声清晰地傳到了門口。
这时江上初升的太阳，
已把长江染成了一匹紅綢。



田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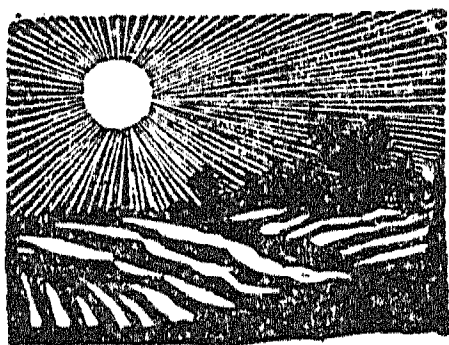
哨声响，
紅日三丈高，
生产队长催歇息，
說道：新茶泡好了。

青年們顧不得把茶喝，
爭着來讀当天報，
談論古巴日本南朝鮮，
為整个世界把心操。

姑娘手巧心兒細，
忙着創造耘田器，
圖紙一張地上擺，
一人添一筆。

几个老汉不冷静，
話音震得山动，
队长一楞：
出了什么事情？

凑上几步仔細听，
不禁笑出声：
原是为琢磨一句詩，
把臉都爭紅。





桃花渡

桃花渡口，水深山陡，
过去不见有什么人走，
现在比过去可大不相同，
摆渡老汉篙不离手。

渡船上坐的是远路的行人，
肩头上披着厚厚的风尘，
这里有北京下放锻炼的干部，
也有上海新来的炼钢工人。

这里有纯朴的乡村女教师，
也有年轻的勘测队员，
他们都以热烈的目光，
眺望那桃红柳绿的彼岸……

桃花渡口，山高水急，
远路的行人川流不息，
摆渡老汉满脸堆笑，
水珠子顺着竹篙直滴。





采蓮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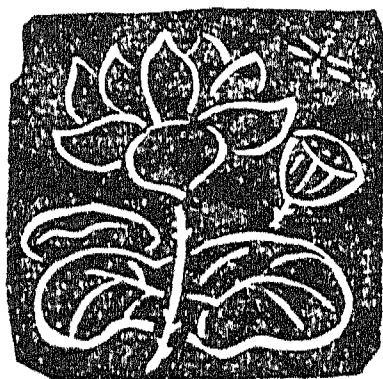
七月的清晨風還沒醒，
荷塘里的水呵好像水晶，
迟开的蓮花紧含着花苞，
早开的蓮花擎着蓮蓬。

姑娘們早想着这美好的一天，
一早就划起了采蓮的小船，
她們輕輕地向前划着，
船儿在荷叶里走得很慢。

姑娘們笑着把蓮蓬采折，
惊动了水底的一朵紅蓮，
波紋里像有一块紅色的宝石，
閃爍在一大堆翡翠中間。

姑娘們的衣袖被露水濕了，
蓮蓬的清香也沾滿了指尖，
勞動變成了最高的享受，
你所聽那歌聲唱得多甜……

七月的清晨風還沒醒，
半船紅霞半船蓮蓬，
別擔心荷葉遮住了歸路，
公社的紅旗正在飄動。





采菱歌

稻子黄了，秋天来了，
江南采菱的季节到了，
姑娘系上了火红的围裙，
在黄昏的菱塘上荡起了菱盆。

红色的菱盆悠悠地荡，
姑娘的双手就是船桨，
欢乐的眼睛映进了碧清的水，
江南采菱的季节呵实在是美。

轻巧的手指向水底一捞，
就提上了一串串红色的玛瑙，
对着那淡淡的初月一眉，
尝一尝新菱是什么滋味。

菱盆儿分开，菱盆儿靠攏，
采菱的歌曲儿忽西忽东，
那歌声好像向全世界說：
羨不羨慕我們这詩一样的生活？

稻子黃了，秋天來了，
江南采菱的季節到了，
姑娘們扎着印花的头巾，
忙着收获呵忘記了夜深。





南方的夜

南方的夜，
像蔚藍色的紗綢，
水蓮花的清香，
醉了杭州。

露台上站着
几个西方的朋友，
夜的西湖，
新月一鉤。

夜。新月。
触动了离愁，
他們想起故乡：
拉丁美洲。

朋友，告訴我：
你在想誰？
在大洋的那一邊，
夜晚也有這樣美？

沒有解放的土地上，
美麗的新月不屬人民，
它像一只含淚的眼，
望着城鎮鄉村……

別難過，朋友，
總有這樣的時侯：
新月照亮你綠金子的國土，
笑在你的窗口。

我激動地望着他，
握緊了他的手，
啊：這只拉丁美洲的手，
燙得像个火球……

南方的夜，
像蔚藍色的紗綢，
木蓮花的清香，
醉了杭州。



紅 繩

村外的小溪邊有一棵古柳，
它的樹枝彎曲地下垂，
濃密的葉子迎着夏風，
輕拂着迴流不息的溪水。

柳枝上挂下了美麗的紅繩，
孩子們在那兒蕩起了秋千，
一個老媽媽站在樹下，
她是公社的新保育員。

美麗的紅繩悠悠地飄蕩，
使她想起了那往日的時光：
紅繩頓時變成一條紅色的腰帶，
上面懸着一個貧農的姑娘……

一陣笑声把她的思緒打断，
那条紅绳重又出現在她的眼前：
孩子們像一群春天的蝴蝶，
正隨着紅绳不停地飛旋。

美丽的紅绳悠悠地飄蕩，
又引起了她那不尽的回想：
紅绳忽然变成一条血染的麻绳，
上面吊着一只紅軍的臂膀……

又一陣笑声把她的思緒打断，
那条紅绳重又在她的眼前出現：
孩子們像溪边盛開的紅蓮，
欢乐的影子閃動在溪水中間。

美丽的紅绳呵还在飄蕩，
使她想起了另一种景象：
柳枝下拴着一匹嘶鳴的战馬，
紅绳就是那摆动的馬繩……

滾珠似的鈴聲在远处响了，
孩子們簇擁着跑進課堂，

老媽媽也微笑着离开了古柳，
她滿意的帶走了新的印象。

村外的小溪边有一棵古柳，
它的树枝弯曲地下垂，
它知道幸福的真正份量，
因为它承担过往日的血泪……





老游击队员

人人都說他的枪法好，
打游击时立下了功劳，
为了替他写一段革命回忆录，
我走进深山把他寻找。

山下一幢新盖的木房，
松脂的香味老远就能聞到，
墙上挂着一支紅纓枪，
桌子上摆了一籃紅櫻桃。

他呢？他到哪里去了？
我刚坐下，門吱的一声叫，
只見他把猎枪横在肩头，
肩上背着一只金錢豹。

我們談了一夜，什么都談到，
臨行時他指着桌上的籃子笑：
“這是當年游擊隊的糧食呵，
拿回去給同志們尝尝好不好？”





琴 泉

过路的同志请你停一停，
你来听一听这泉水的声音，
请你仔细的听一听呵，
这是一个战士在奏琴。

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风雪扑打着重迭的群山，
新四军为了北上抗日，
就要离开亲爱的皖南。

部队里有一个音乐家，
同志们也许还记得起他，
他向皖南人民唱了一支别离歌，
便和战士们一起挥泪出发。

他的肩上背着一支枪，
他的手里提着一只琴，
沿着这条深深的山谷呵，
他的歌和战士们一起行进。

为了阻止我军北上抗日，
蒋匪发动了皖南事变，
当时激烈的战斗呵，
就展开在这峡谷中间。

他站在这泉边的岩石上，
为勇敢的战士拉起了小提琴，
敌人的枪弹在他耳边呼啸而过，
扫平了那一片密密的竹林。

他的琴声鼓舞着战士们，
冲上峡谷去把山头攻占，
正当山顶飘起红旗的时候，
他的头颅却中了敌人的枪弹。

他倒在这泉水边上，
汨汨的鲜血染红了他的琴弦，

他的琴滚落在泉下的深潭里，
英勇的进行曲只拉了一半……

敌人把这个音乐家杀害了，
但却永远不能把他和他的琴分开：
他那支没有奏完的进行曲，
正通过这泉声表达了出来。

过路的同志呵请你听一听，
这不是普通的泉水声音，
这是一个战士在奏进行曲，
他永远鼓舞你前进，前进！



山 中

追寻着当年游击队的足迹，
我来到了皖南的深山当中，
这时正是美丽的早晨，
太阳刚把每一个山头照红。

山崖笔陡，飞泉淙淙，
路旁是数不尽的奇石怪松，
往上望，天空变成一条细线，
往下看，万丈深谷紫雾腾腾。

我望着，不禁惊叹一声：
像这样的地方有谁能够攀登？
除非他长着一双坚强的翅膀，
除非他是一只矫健的岩鹰。

早晨的山谷非常寂靜，
突然間我聽到了一陣响声，
向后看，背后已成了一片云海，
向前看，弯曲的路子伸向更高的高峰。

这时一陣輕風吹来，
山谷里的白云开始流动，
从白云流去的深谷中間，
我看到了一個勇敢的人影。

他抓住从高峰上拖下的葛藤，
攀登那悬崖峭壁好像在飞，
他的腰間插着一面勘测队的紅旗，
远望好像一丛火紅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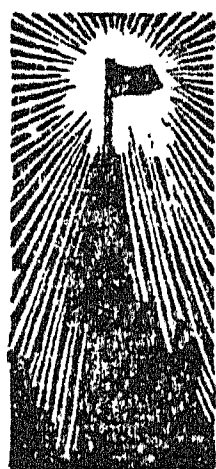
他登上最高最險的岩石，
在那儿不停的摆动著紅旗，
然后又順着那翠綠的藤条，
直溜向白云深深的谷底。

我多么想再好好地看他一看，
流云却又迅速的把山谷填滿，

这时我只听到同样的声音，
响在那更高的山崖上面。

我一再地回头将他瞭望，
云深看不到他勇敢的形象，
他也許就是当年的游击队员，
如今依然战斗在他战斗过的地方。

我向前走着，迎着晨风，
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崇敬：
在这样坚强的人民面前，
还有什么样的高峰不能攀登？





四月的夜

四月的夜，芬馨芳香，
朦朦的月色照着长江，
村上的灯火已经熄了，
是谁在轻轻地叩门叩响？

老汉披衣，把门打开，
迎进了渡江时的侦察班长，
他和当年一样的微笑着，
只是把黄军服换成了工装。

老汉用雪水烹着绿茶，
对这当年的班长笑着问道：
“十年前的四月里你来敲过门，
这一次是为什么来把门敲？”

班长回答得那么自豪：
“我这人就是一张喜报，
上一次是来解放江南，
这一次是来建设大桥！”

老汉欢喜得满面红光，
抱住了班长宽阔的肩膀，
顿时他发现这个年轻人，
黑发间的白发已似点点秋霜。

老汉轻抚着班长额角，
泪水猛然间涌满眼眶，
他多么想疼爱地问上一声：
这十年你会战斗在哪些地方？

这时候一丝柔和的春风，
把一种新的声音送进小房，
江心的钻探船开始工作了，
四月的夜，芬馨芳香。



长 江 船 工

浴着长江落日的金光，
社里的船队开回了港，
船工们唱着新编的歌曲，
悠闲自得地划着船桨。

船队开进港口抛下了锚，
一个壮实的船工对我笑笑：
看这江水平得像面镜子，
何不来洗掉一天的疲劳？

这时他张开紫铜色的双臂，
向浩浩的江水里纵身一跳，
江里激起一团雪白的浪花，
波涛间响起了一阵呼啸。

等到那雪白的浪花漸漸平息，
几縷弧形的波紋慢慢散消，
这时我看到晚霞燒紅的江对岸，
好像浮起了一只白色的水鳥。

啊，原来那就是那个船工呀！
我的心里充滿惊喜和自豪，
这时白发的老舵手却理着长須說：
“風平浪靜，没有什么大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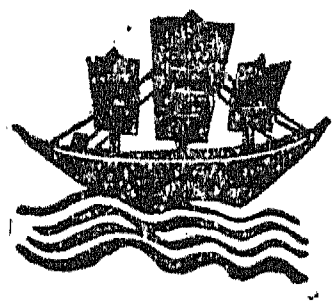
他指指挂在艙里的渡江光荣证，
燃上烟斗意味深长地說道：
“在十年前風險浪惡的寒夜里，
他过江也像走熟悉的大道。

“那个江南人民使者的故事，^①
年輕一点的人恐怕还不知道：
当时就是他含着那只盛地图的小瓶，
橫渡过三十里滾滾的江濤……”

① 大軍渡江前，一江南青年，曾口含一盛放江防地图的小瓶，橫渡长江，獻給解放軍渡江部队。

这时船头下的江水猛然一动，
浪花溅处又出现了那个船工，
水珠从他的身上滴到船上，
他含着笑，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发现我们正在谈论着他，
摇摇头道：那不算一回事情，
长江上的船工千千万万个，
哪一个不是祖国的蛟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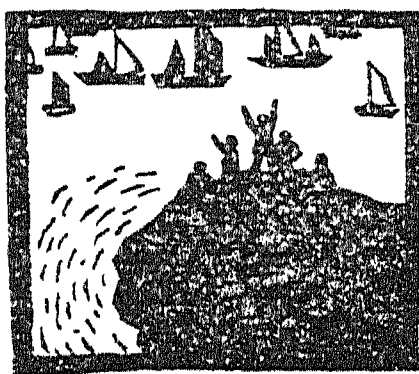
江村晚唱

濃綠的柳色里飄起了炊烟，
夕陽的金輝染黃了江岸，
萬頃波濤在紫霞里翻滾，
這是漁人們辛勤耕耘的良田。

捕撈隊從雲團中隱隱出現，
歸帆似千朵初開的白蓮，
孩子們在門前跳着叫着：
酒兒熱了，櫓兒搖快一點。

遠處的山峰升起了暮烟，
一鉤新月挂上了桅杆，
漁人們越來越響的歌聲呵，
把村上人全逗得眼笑眉展。

毋怪那船儿行得慢呢，
看它装来了多少金山银山，
渔民们遮手望着星空，
盼望着更大丰收的明天。





荻 港

背后是几座小山，几排綠色的垂柳，
前面是一泻千里的金色的江流，
桅樯如林，汽笛吼叫，
这就是荻港，江南美丽的港口。

往日沿着江岸，全是密密的芦荻，
強盜和土匪，常把息落的大雁惊起，
如今这里变成了漁場和菜園，
插上了一排呼啦啦的紅旗。

往日这些小山，布满敌人的炮楼，
光秃秃的連棵小树都沒有，
如今这里变成了喧鬧的果园，
雪梨翠苹挂滿了弯弯的枝头。

这里的傍晚是美丽的：晚霞通红，
浩闊的江面上像映着一个少女的面容，
漁船和貨船都徐徐地駛近港口，
到处都响着桨声笑声和歌声。

这里的早晨是动人的：钟声叮当，
出发的气氛籠罩着整个的小港，
千万面銀色的帆被嘩啦啦地拉起，
新的航程上閃耀着金色的阳光……

背后是几座小山，几排綠色的翠柳，
前面是一泻千里的金色的江流，
似一顆明珠在江岸上閃爍，
这就是荻港，江南美丽的港口。



穿过皖南翠綠的山群

穿过皖南翠綠的山群，
紅色的长途汽車正在飞奔，
一个少妇坐在我的身边，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新开的公路一抹淡黄，
汽車像烈性的馬一样跳蕩，
它一会把車上的人扔起多高，
一会又猛烈地抛到座位上。

那个少妇斜倚着綠色的車窗，
微笑着微笑着望着远方，
对这顛簸动蕩的旅途生活，
好像一点也沒有放在心上。

她靠着車窗眺望一会，
又轉过身来热情地和人們談讲，
她用手梳理着被風吹乱的黑发，
任那翻卷的黃尘落滿衣裳。

从她明快爽直的談吐里面，
我知道她是一个熟练的車工，
她是在几年以前离开了上海，
那时候还是一个頑皮的学生。

如今她已經有了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全是在沸騰的生活里誕生：
一个在佛子嶺，一个在梅山，一个在响洪甸，
她說时，臉上洋溢着驕傲的感情。

我問她現在要到什么地方？
她指指远处那灯火輝煌的山峰，
巨型的陈村水电站就要在那儿建立，
她是赶来建設这新的工程……

穿过皖南翠綠的山群，
紅色的长途汽車正在飞奔，
一个少妇坐在我的身边，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将 军 岭

将军岭上站着将军，
他望着江南连绵的山群，
他望着碧蓝的青弋江，
想起了往日的时光。

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他曾带着部队在这儿作战，
凶恶的敌人从每一条山冲逃散了，
滚滚的山洪却卷没了村舍田园。

那时他站在这个山头上，
望着凶猛的山洪曾经这样想：
等到将来我们把敌人赶走，
我一定要来驯服这惊涛骇浪。

如今这样的日子终于到了，
將軍重又回到这連綿的群山，
他踏着曾被他的战士走出的路，
重又登上了这高高的山巔。

突然一声巨响，山谷里卷起濃烟，
斗大的石块飞落在將軍脚前，
將軍微笑着，看也不看，
呵，他經歷过多少次出生入死的血战。

將軍揚起手臂把团团濃烟指点，
一条新的公路从烟里雾里出現，
綠色的解放牌汽車像青弋江的激流，
順着这金色的道路奔馳向前。

汽車上載着鋼材和水泥，
載着今天的建設者——昨日的子弟兵，
載着巨大的机件，載着火热的歌声，
載着將軍翻天覆地的豪情。

將軍嶺上站着將軍，
他望着江南連綿的山群，
往日他曾在这里打过无数胜仗，
今天他要在这儿建立新的功勳。



长江在我窗前流过

长江在我窗前流过，
翻腾着金黄的浊波，
呵，这热情澎湃的河流，
横贯了我的祖国。

每天黎明时分，
它总以潮声把我频催，
每当夜晚降临，
它总以涛音抚我入睡，

晴空万里呵，
它的水面上流着翡翠，
乌云纷涌呵，
它的波涛里藏着惊雷，

啊，它浩浩蕩蕩，
每天把紅日托上，
寬闊的胸襟，
容得下萬船齊放，

啊，它滔滔不息，
後浪催着前浪，
它從歷史的群峰中穿過，
誰能把它阻擋？

它肥沃遼闊的兩岸，
流溢着稻谷的芬芳，
每一個金色的穗子里，
都有它甘美的奶漿，

在鄉村的茅屋邊，
在綠柳垂蔭的大堤上，
听，關於它的歌曲，
是那麼醉人，難忘，

啊，它千里一綫，
是亞洲原野的琴弦，

它那偉大的旋律，
東方，西方，都听得見，

它莊嚴的強音，
像風暴卷過莽原，
它日夜不停的響着，
聲音里充滿了情感，

啊，它從月夜里流過，
它從流霞里流過，
它從雷雨里流過，
它從陽光里流過，

這滾滾的洪流啊，
日夜都激動着我：
我這小小的窗口，
充滿它強壯的脈搏！……

長江從我窗前流過，
翻騰着金黃的濁波，
啊，這熱情澎湃的河流，
橫貫了我的祖國。



呵，高山……

呵，高山，大別山呵，
你受過多少暴風雨的洗滌？
你堅定地挺立着，
經歷過多少世紀的風霜？

望着你，我覺得胸懷寬廣，
全身都充滿了熱烈的力量，
感情的波濤在心头冲撞，
像你玫瑰色的群峰一樣。

呵，迎着你峰頂上的太陽，
我把手臂高揚，
我深深地吸一口你清淳的空氣，
肺腑里裝滿你松濤的音響。

呵，高山，大別山呵，
你和別的山峰不一樣，
你與革命共度過艱難歲月，
以血的露永孕育了勝利曙光。

你在戰士的心目中，
永遠像英雄一樣堅強，
你在將軍的夢境里，
永遠像母親一般慈祥。

呵，你掩護過革命好幾代，
讓旋風般的子彈打進胸膛，
每寸土，每棵樹，每塊石頭上，
都有你光榮的創傷。

呵，高山，大別山呵，
你不需要彩霞的渲染裝璜，
枉費心機的雲霧，
也休想遮住你雄偉的形象。

呵，多少年來，苦風惡雨，
從不能迫使你作分毫退讓，

你泰然屹立，以自己的本色，
启发人们最崇高的思想……

呵，高山，大别山呵，
你受过多少暴风雨的洗荡？
你坚定地挺立着，
经历过多少世纪的风霜？





紅色守望台

在万山之上，又在万山之中，
那最高的峰头火焰一样紅，
它是我們紅色的守望台呵，
是革命战士机警的眼睛。

往日赤卫軍曾立在峰頂，
紧握着迎風呼嘯的紅纓，
守望过脚下紅色的山地，
和头上綴滿五星的天空……

烽火征战几十年来，
峰头上从沒有离开过哨兵，
如今战士还屹立在那儿，
阳光里的刺刀秋水一样明。

他眼睛里是亚洲的日落日出，
耳朵里有非洲大陆的風声，
拉丁美洲的惊涛拍岸，
也会使他分外激动……

他沉着勇敢地監視敌人，
守望着未来的風暴雷鳴，
他捍卫着革命的神圣旗帜，
不放过一絲風吹草动。

啊，守望台，啊，哨兵，
我热烈地热烈地向你致敬，
你的責任就是祖国的責任，
你的眼睛就是祖国的眼睛。



巨 笔

朝霞喷涌的山峰呵，
像蘸满红漆的巨笔，
大别山的天空，
被涂染得多么壮丽！

每天，每天，
母亲望着那火红的天空，
总是想到那最艰苦的年代，
想起她的面容：

红军已开始万里长征，
有一个少女穿着一身红，
握着用棕毛扎成的笔，
提着装满红漆的铁桶。

在月夜，在黎明，
从深谷，到高峰，
她蘸着浓烈的色彩，
书写人民的信念和感情：

“苏维埃万岁！”

“红军万岁！”

在墙边、在路旁、在石壁上，
斗大的字像鲜血一般红。

“红军又回来了！……”

这红字鼓舞着人民的斗争，
它也使敌人落魂丧胆：

“共产党永远也剿不净！……”

白军到处搜捕，
却看不到她的踪影；
只见那斗大的红字越来越多，
映红了大别山的千峰万岭。

白军惊恐恼怒，气得发疯，
烧山并村，随红色的标语追踪；

少女的油彩完了，胸部也中了子彈，
大別山的暴風雪日夜不停……

風雪过后，迎着阳光，
母亲呼唤着来到山上，
只見少女已經死了，
白雪被染得像油彩一样；

她还把棕毛笔紧紧地握着，
扶着石壁，好像在微睡，
石壁上是用鮮血写下的标語：
“苏維埃万岁！”“紅軍万岁！”

朝霞噴涌的山峰呵，
像蘸滿紅漆的巨笔，
母亲望着天空，
似呼喊又似低語：

“歇歇吧，我的好孩子，
听話，停一停笔，
妳写了三十年了，
妳还要写到几时？”

朝霞噴涌着，噴涌着，
越來越強烈，越來越紅，
它就像一支棕毛筆，
迅疾地書寫着，一時不停，

這時好像有一個聲音，
巨雷般的响彻天際：
“我還要寫無數年，無數世紀，
直到把這些話，寫到全世界的心裡！”





山 谷

呵，山谷，紫銅色的山谷，
你的美胜过天空和海洋，
山谷里住着簡朴的人家，
松杉和竹林是天然的院墙。

天色晚，紅日西沉，
霞光飞滿了天空，
母亲們来到泉水边，
泉水像胭脂一样紅。

呵，美丽的山谷，
会引起人多少辽远的遐想，
它是革命的搖籃呵，
它是將軍的故乡。

血与火曾在这里燃烧，
泉水曾润过战士的焦唇，
就在这条泉水边上，
母亲曾送过多少亲人！

在那朴素的茅屋里，
母亲曾迎接过多少红军，
多少次，她又疼又爱，
为战士扑打着征尘！

丈夫战死。儿子又战死。
是谁接过枪，怀着仇恨，
沿着山谷，去追击敌人？
呵，是这里普通的母亲……

天更晚，霞光更深，
一个个水罐被镀上了黄金，
呵，这儿有装不尽的泉水，
它永远把革命滋润！

呵，山谷，紫铜色的山谷，
你的容量胜过天空和海洋，
因为在你宽厚的胸怀里，
贮满了革命母亲的力量。

1961年12月



搖籃

一只普通的搖籃，
放在茅屋的一邊，
窗外：月色如銀，
月下：山影似烟。

一个年輕的母亲，
正欠身望着搖籃，
她手里擎着一盞灯，
眼睛：蜜一样甜。

夜很靜。很靜。
这情景，使我想得很远：
你养育出多少紅色战士，
呵，大別山的搖籃！

搖籃在輕輕晃動，
像母親的心：時緊時緩，
多少年來，她守護着革命，
穿過了無數風險……

在這茅屋的一邊，
不是一只搖籃，
看：在母親燈影下晃動的，
不正是紅色的群山！





金 鳥

窗外有一棵老烏桕树，
这几天它紅得像火一样，
有一只金翅膀的鳥儿，
天天飞在宅枝头上歌唱，

每当听到它的歌声，
我总是想起那个故事：
經過七昼夜的行軍，
紅軍战士睡着了，

黎明前。淡月如眉。
狡猾的白軍来偷营，
他們的鞋上都綁着棉絮，
輕悄悄，沒有一点响声，

这时一只金色的鳥，
飞落在將軍窗外的树上，
它以它那动人的歌声，
打断了將軍的沉思，

將軍从灯前站起，
合上书，望一天風霜，
大別山在月光下，
雾蒙蒙，似几弧細浪，……

將軍走进門，重又把书打开，
可鳥儿的叫声还是不停，
將軍对窗外微笑，好像說：
謝謝。我懂得你的歌声，

这时軍号响了，
旗帜在山头招展，
紅纓萧萧，刀光閃閃，
全軍都跨上了征鞍，

風霜冷。月已下沉。
狡猾的白軍悄悄退隱，

一个消息从此传了出来，
大别山的鸟儿也向着红军……

金翅膀的鸟儿呵，
还在枝头上热烈地歌唱，
红色的叶子落了一地，
好像它送走的时光，

呵，它一直用歌声迎接黎明，
声音是那么忠贞，
听，在这个明丽的早上，
它唱得还是很激动。





神 笛

波浪似的群山呵，
你有多少美妙的音响？
你那悠远的笛声，
激起了我的遐想：

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
白雪压着倔强的山地，
日日夜夜，人们思念着红军，
却听不到一点红军的信息，

风声。雪声。
更加触动了人们的记忆，
强烈的渴望，使他们
捧起了那支雕花的短笛，

这是一支普通的笛子，
紅軍长征时丢在这里，
它那琥珀色的光澤呵，
是战士的手多次爱撫的标记，

竹笛上雕着八个圓孔，
人們逐个地把它吹响，
人們圍攏在一起，仔細傾听，
对每个孔都寄予热烈的希望：

听，那是战鼓在响，号角在响，
那是暴雨般的馬蹄掠过山崗，
那是旗帜呼啦啦的声音，
那是亲切的脚步正临近小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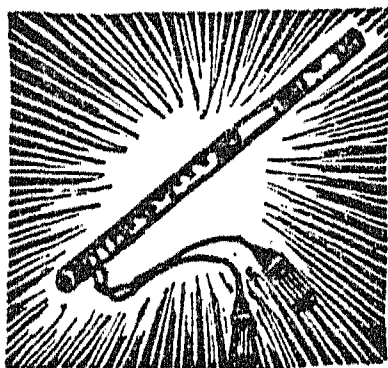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
人們有多少希望和失望，
只要一听到紅軍的笛声呵，
全身便燃燒起斗争的力量，

艰苦年代，消息很快就傳开，
人民的願望給它蒙上了神奇色彩：

傳說这支笛能閃閃发光，
照見万里外紅軍的营寨……

从深谷到深谷，从高山到高山，
这支笛从此便在山中相傳，
每日每夜它都在响呵，
成了大別山肺腑里最动人的語言！

波浪似的群山呵，
你有多少美妙的音响？
这經過革命風暴洗礼的声音，
它永远鼓舞人們向上。





为社会主义大道装设路灯

为给这座新建的城市安装电灯，
我天天站在蓝色的空中，
有人说我是在为月亮擦拭灰尘，
有人说我是在采摘天河的繁星。

不论他们夸赞得多么动听，
却一点也没触到我的心情：
我在为我的祖国镶嵌最美的宝石啊，
我在为社会主义大道装设路灯！

1955年1月



織

党啊——我的母亲啊！
我看見你坐在織布机前：
世界是一团乱絲，
你把它織成錦緞！

1957年1月



他在高空中噴漿

他天天在高空中噴漿，
把智慧和汗珠建筑在連拱壩上，
佛子岭的群山是如此起伏高聳，
在他眼里却变成几弧細微的波浪，
滬河的激流是那样汹涌飞奔，
他看它却像一根綠色的飄帶拖在地上。

他天天在高空中噴漿，
把勇敢和勤勞建筑在連拱壩上，
山頂的浮云在他身边飘来飘去，
只只雄鷹在他脚下盘旋飞翔，
天上的彩霞是那样的灿烂美丽，
把最美的色彩最先照到他的臉上。

他天天在高空中噴漿，
把和平与幸福建筑在連拱壩上，
每一个耸起的壩垛将永远标志着他的故事，
每一面壩頂的紅旗将日夜把他頌揚，
可是他在人前从不提起自己的名字，
人們只看到他胸前有人民解放軍的胸章。

1954年3月





他站在发电机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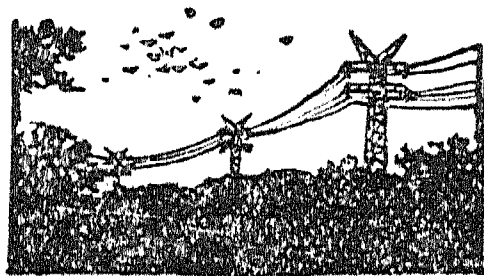
他日夜工作在佛子岭工区，
人们却常看不到他的模样，
他不在繁闹的工地和连拱坝顶，
却静静的站在发电机旁。

他那绿色的军装记不清洗过几次，
渭河的清泉浸出来一抹淡黄，
点点油斑不知什么时候落在它的上面，
佛子岭最好的鲜花也没有它这样芳香。

他不倦地度过了多少时刻，
就是渭河的水也流出了千万里长。
可是他的手只要轻轻一动，
渭河在深夜里也会荡起金色的波浪。

只要他的手輕輕一动，
漫天星斗都显得无光；
只要他的手輕輕一动，
千万双建設者的眼睛便会一齐閃亮！

1954年3月





我歌唱我的祖国

假如世界上有人这样问我：
你知不知道春天的下落？
我一定骄傲而自豪的回答：
春天在这儿，在我亲爱的祖国。

你要见她吗？但不要枉费力量，
你不必到花朵和露珠上去将她寻找，
她在那最神秘的地方，但并不神秘，
你随时都会看到她美丽的容貌。

你在农业合作社的门口会碰上她，
她在少女的脸上变成了一抹红霞，
你在夏天的果园里会和她相见，
她变成累累的果实把枝头压弯。

呵，在秋天，秋天你更容易和她見面，
她變成閃閃的黃金，蓋滿我們祖國的平原，
到了白雪飄飛的嚴冬的夜晚，
听老農講些古老的傳說，她常常坐在熊熊的爐邊……

你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個工廠里會見到她，
她變成了高聳的煙窗和紅磚綠瓦，
在奔騰的馬蹄上你會看到她的羽翼，
在建設的藍圖上你會找到她的足跡。

呵，在機輪隆隆的絲織廠里，
她變成了一匹匹紅緞綠綢，
在煉鋼工人宿舍的紅漆圓桌上，
她又變成了一杯葡萄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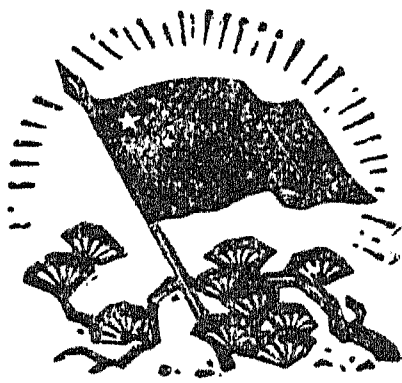
呵，春天，我們的國家里永遠是春天！
她灌溉着我們的生活，像奔騰的河流，
她永遠喧鬧在無數詩人的詩章里，
她變成了天才的歌唱家們的歌喉。

在祖國的高山大川，在祖國所有的地方，
一年四季都有着春的轟響，春的力量；

她变成了一面金星閃耀的庄严的紅旗，
她永远和偉大的党的名字联在一起。

假如世界上有人这样問我：
你知不知道春天的踪迹？
我一定驕傲而自豪的回答：
春天在这儿，在中国人民心里。

1957年9月26日





祖 国 颂

世界上有无数美丽的字眼，
没有一个配得上把你謳歌，
因此我愿意朴素地向你说：
我爱你呵，我的祖国。

我爱你怀仁堂神圣的座位上，
坐着天山的骑手，淮河的农民，
爱你茅草新盖的屋檐下，
那一行伟大领袖的脚印。

我爱你温暖的气候和肥美的土壤，
孕育着震惊世界的高额产量，
爱你森林般耸立的高大烟囱，
巨笔似的书写着钢的增长。

我爱你人民公社的紅旗，
在每一个村头上得意地飘展，
爱你惊天动地的大跃进的吼声，
响彻了所有的山川平原。

我爱你百花齐放的花园，
有辛勤的蜜蜂和爱唱的鳥，
爱你綠树間銀色鴿子的巢，
和搖籃里嬰兒的微笑。

我爱你劳动者臉上燦爛的阳光，
爱你用和平鮮花鋪成的飛機場，
我爱你綠波溶溶的港口，
裝滿兄弟國度的問候……

世界上有多少美丽的字眼，
沒有一个配得上把你謳歌，
因此我願意朴素地向你說，
我爱你呵，我的祖国。



我心里有一支美丽的颂歌

啊，祖国啊，祖国啊，
黄金的季节到了，
黄金的季节到了！
到处都金黄金黄，
到处都芬芳芬芳，
在这灿烂的早晨，
收获的钟声叮当，
人人都挥汗如雨，
人人都喜气洋洋，
肥大壮实的穗子，
拍打着我的胸膛，
一支美丽的颂歌，
迴旋在我的心上：
啊，祖国啊，祖国啊，
你到处都在闪光，

你到处都在閃光！

老大爷呵你停一停镰，
你抱起这禾捆看一看，
你抱起这禾捆看一看！
你打过二十几年长工，
几辈子都是庄稼汉，
解放以后你翻了身，
如今成了公社的社员，
多少次你背着犁儿，
在月夜里弯腰耕耘，
多少次你挥着手臂，
把种籽撒进田间，
每一寸土上都有你重迭的脚印，
每一寸土上都有你洒下的汗，
你曾经历过多少次的收获呵，
哪一次收获能比今天？
哪一次收获能比今天！

白发苍苍的妈妈呵，
你快来看看这丰收，
你快来看看这丰收！
这战马萧萧越过的土地，

这炮車隆隆馳过的土地，
这今天紅旗飘飘
欢声雷动的土地呵，
曾染过你儿女的血，
曾埋过你子孙的头，
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
孕育了这偉大的丰收，
你快来割上几镰，
把喜悅的滋味尝个够，
别让那激动的泪珠落下来，
今天是我们欢喜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欢喜的时候！

收获的歌声好像火：
啊，收割，收割，收割，
啊，收割，收割，收割！
镰刀就是一只琴，
任那禾秆儿彈撥，
它那热烈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田野，
每一个年輕的人，
都是幸福的收获者，
他們把黄金和歌曲，

收滿了千籬萬籬，
在這公社丰收的土地上，
歡樂灌滿每個人的心窩，
呵，當心點，當心點，
別把那金色的珠粒兒碰落，
別把那金色的珠粒兒碰落！

啊，祖國啊，祖國啊，
黃金季節到了，
黃金季節到了！
到處都黃塵滾滾，
到處都馬嘶人嚷，
車船好像穿梭，
忙着把禾捆來裝，
禾捆把河流染黃，
禾捆把道路照亮，
望着這丰收的車船，
交織在河上，路上，
一支美麗的頌歌，
迴旋在我的心上，
啊，祖國啊，祖國啊，
你到處都在閃光，
你到處都在閃光。



車 鈴

黎明的天边滚动着一串鑲金的車輪，
是牛車隊穿过辽阔的草原在行进，
千辆万辆的牛車連成一条长綫，
前面載着晨星，后面装滿彩云。

車上的銅鈴叮鈴，叮鈴，
像草原的心在庄严的跳动，
它伴着車隊把无数艰难的行程走过，
为探索前面的路，它永远响着，响着。



雁

大雁归南嘴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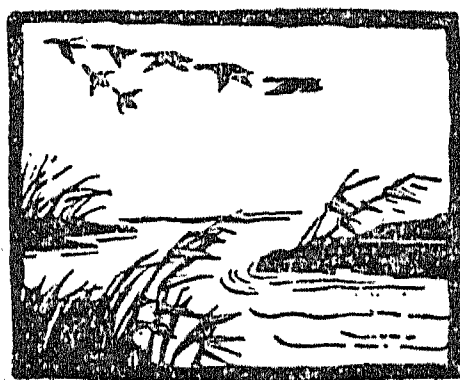
——内蒙民歌

草黄了，
草原的湖沼上，
被秋风惊起了波纹。

大雁要走了，
它伸展着翅膀，
在万里风声中飞上天空。

它缓缓地向南飞着，
在高空中，
连连转回头。

雁啊，雁啊，
为什么你刚刚飞起，
就盼望着明年再来的时候？





丰 沙 綫

河外有河，数不清有多少河，
山上加山，数不清有多少山，
数不清有多少桥梁和隧道，
曲折蜿蜒，这就是有名的丰沙綫！

日日夜夜，列車飛馳着，長嘯着，
把雪白的濃烟噴上藍天，
它負載着我們偉大人民的意志，
穿過一千道河流，一萬座山……



包头的烟云

包头的烟云团团腾空，
遮没了乌拉山绵延的山峰，
乌拉山下青青的草地上，
猛然间响起了万种喧声！

啊，包头的烟云，
你就像早晨的天边弥漫着雾霭重重，
重重的晨雾会吐出一轮红日，
而你将吐出一座雄偉的鋼城！



长城边上闻号

星斗閃耀着，一片藍色的夜空，
万里长城上，响起了清晰的号声，
号声把我帶回到早已消失的岁月里，
我仿佛又看到枪声火光里战馬奔騰……

輕風把天的帷幔徐徐拉起，
东方群峰上升起了燦爛的黎明，
在昂揚的号声中我瞭望长城内外，
啊！万座聳起的高樓像在一夜筑成……



巴拉嘎尔河边的黄昏

巴拉嘎尔河边的黄昏呵，
你使我终生难忘，
虽然那只是异常短暂的时光，
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将永远清新明朗。

没有风，河水静静地流去，
倒映着涂满金液的山峰，
散落在草地上的一幢幢毡房，
就像一支支白莲刚冒出绿色的水顶。

听到过路人的马儿在远方叫唤，
每一座白色的毡房都升起了炊烟，
好客的主人忙把吃狼的猎狗拦住，
站在雕花的门口抬头远看。

等到我們的馬兒馳過毡房門口，
人們全含着親熱的目光揮起雙手，
一個白髮老人立刻拉起了馬頭琴：
“遠方來客，請下馬喝碗奶茶再走……”

像回到了久別的鄉村的村外，
我們一個個立刻跳下馬來，
為了不辜負每一個主人的邀請，
我們只有每家都到，接受熱情的款待。

家家一樣，喝完奶茶又搬來大鑊的奶酒，
那把明亮的銅勺總不離主人的手，
少女在一邊高唱着勸酒的歌，
她不停的唱呵，直到你醉了的時候。

等到我們走出最後的一頂毡房，
山峰上的晚霞已經凝成月亮，
那些被絆住腳留在草原上的馬兒，
正急得昂頭嘶叫，對着天邊的星光。

沒有走完的路催我們和主人告別，
白髮老人又唱出了另一支歌：
“遠方來客呵，別嫌我們招待的微薄，
要在以前，我們卻只有悲苦的歌……”



白依拉之歌

一

辽阔的草原呵，
我要把你歌唱，
你是诗的土地，
你是歌的海洋。

要问有多少诗歌，
流传在草原上，
请数数所有的草叶吧，
它多得和草叶一样。

其中有一支悲歌，
深刻在我的心上，

無論我走到哪里，
都不能將它遺忘。

沒有馬頭琴的伴奏，
我把它唱出來吧，
白依拉呵，
年輕的白依拉！

二

那是一個秋日的黃昏呵，
黃昏在草原上撒下了藍帳，
草原像夢中的大海，
收回了每一個波浪。

一陣急烈的狗叫，
驚醒了年輕的白依拉，
他發現在鄰居的毡房旁邊，
閃過了一匹黑馬。

黑馬上坐着一個人，
他穿着黑色的長袍，
他拚命的鞭着黑馬，

向黑的山谷飞跑。

这就是漏网的土匪，
名叫陶格林嘎，
青年跳出毡房，
跨上了一匹紅馬。

他夾上套馬杆，
放馬前去追赶，
直追到黑色的山下，
直追过茫茫的草原。

飞奔的馬蹄呵，
踏破了夜的平靜，
在这藍色的草原上，
卷起了两团旋風。

两团急轉的旋風，
漸漸地变为一团，
青年开始举起了
他手中的套馬杆。

青年用这根套馬杆，

會套过无数烈馬，
就像他弯弓射箭，
从沒有一次虛发。

想不到这一次呵，
这一次却落了空，
狡猾的陶格林嘎，
閃过了他的眼睛。

青年纵馬繼續追，
陶格林嘎繼續逃，
馬儿急促的喘息着，
顾不得一声短叫。

飞奔的馬蹄呵，
踏沉了溪水里的寒星，
在这淺淺的水面上，
有两团水花飞騰。

两团飞騰的水花，
漸漸的变成一团，
青年第二次举起了
他手中的套馬杆。

只見套馬杆落處，
土匪從馬上跌下，
他死一般的臥在草上，
空飛了一匹黑馬。

青年勒住馬繮，
充滿勝利的歡喜，
他把土匪夾在腰間，
策馬飛向區里。

馬兒急急的跑着，
把身上的汗珠甩落，
青年嘴里唱着，
一支勝利的歌。

馬兒急急的跑着，
飄着長長的鬃毛，
土匪陶格林嘎，
心里暗暗在笑。

馬兒正飛跑間，
猛听一聲槍响，

年輕的白依拉呵，
跌落在馬的身旁。

土匪陶格林嘎，
躍上白依拉的紅馬，
他把那支黑色的短槍，
重新插在腰下。

土匪陶格林嘎，
吐了一口長氣，
飄閃着黑色的長袍，
飛進了黑色的山里。

深夜里聽見槍聲，
人們都出外查看，
馬兒跑着叫着，
遮蓋了茫茫的草原。

人們看見山邊，
閃動着一個黑點，
便全都飛馬前來，
圍上了黑色的山……

三

一辆灰色的牛車，
拉着勇敢的白依拉，
在牛車的后边，
跟着他的紅馬。

枯黃了的草原上，
吹过一陣陣秋風，
馬儿叫着流着泪，
車輪也不願意轉动。

車儿緩緩的移动，
經過黑色的山边，
車儿緩緩的移动，
涉过淺淺的溪面。

車輪忽然坏了，
馬儿停下了脚步，
大地伸出双手，
抱去了年輕的白依拉。

四

每到春天的早晨，
人們常望着天空，
藍色的天幕上，
綴着一串銀星，

于是人們就說：
“那就是我們的白依拉，
他还和当年一样，
穿着他藍色的长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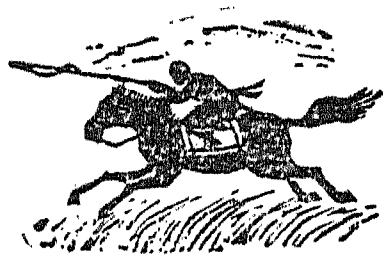
每到夏天的雨后，
人們常望着飞起的长虹，
长虹照着草原，
像在風里飄动，

于是人們就說：
“那就是我們的白依拉，
他还和当年一样，
扎着他紅色的綢帶”；

每到秋天的夜晚，
人們常听到萧萧的马鸣，
马蹄达达达达，
绕着草原飞腾，

于是人們就说：
“那是白依拉来了”，
嘴里轻轻说着，
眼泪滴湿了綢袄，

到冬天呵，
到冬天也是一样，
白依拉啊，草原的儿子，
他永活在人們心上。





关于馬头琴的一个傳說

記不清是什么年代了，
也不知道那个青年猎人的姓名，
只听说他有一匹好馬名叫草上飞
一天能走几万里路程。

青年天天騎馬在草原上狩猎，
草上飞渐渐地揚开了名声，
王爷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
便打下主意，派出了自己的侍从。

王爷搶到草上飞心里喜欢，
便命令家人在庭前大摆酒宴，
地方上的官員全来为他祝賀，
嚼着嫩羊肉，把所有的酒罈喝干。

宴会結束王爺滿身酒興，
他跨上草上飛想着抖抖威風，
誰料這馬突然翹起前蹄，
把王爺摔下，自己奔向家中。

王爺惱羞成怒立刻命令部下：
“快給我把它捉回，或者立即射殺！”
侍從們背上弓箭跨馬出門，
緊追那草上飛箭如雨發！

草上飛身帶着幾處重傷，
它拚着性命跑回了主人的毡房，
可是它沒來得及看它主人一眼，
就停止了呼吸，靜靜地臥在草上，

青年獵民看到他的馬兒已經死去，
便抱着它從白天一直哭到晚上，
哭着哭着便昏沉的睡了，
夢見馬兒草上飛對他這樣講：

“主人呵，為了我能永遠跟在你身旁，
請你用我的皮兒紮一只琴箱，

我的长尾可以作你的弓弦，
至于琴头，你可以用我的头儿安装。

“以后你在什么时候想起了我，
就在什么时候拉起弓弦，
你听到这琴的响声，
就好比听到了我在叫唤。

“以后你在什么时候需要我，
就在什么时候把琴套取下，
你把琴箱夹在两腿中间挥弓拉起，
就好比又骑上你心爱的马。”

青年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他仔细的回想草上飞的话音，
等到他把一切想好他就开始做了，
于是在苦难的草原上有了马头琴。



紅 石

—

在揚子江的南岸，
有一座紫色的山峰，
有一塊巨大的紅石，
立在高高的山頂

隔着滔滔的江流，
我把紅石瞭望，
它紅得好壯麗呵，
像剛剛出爐的鋼！

在紅石的腰間，
系着一朵彩雲，

在紅石的尖端，
立着几只老鷹。

紅石，紅石，紅石！
請回答我的問詢，
为什么江南江北，
全喚你为母亲？

二

解放以前的事了，
提起来使人伤心，
紫色的山峰下面，
有一个悲苦的山村。

正是春二三月，
十頓九頓断炊，
花瓣簌簌落地，
就像人們的眼泪。

靜靜的揚子江上，
沒有一片風帆，
只有几只水鳥，

穿飛在江霧中間。

別看揚子江靜，
揚子江並不靜呵！
江北的綠柳叢中，
正藏着千軍萬馬。

三

小小的村庄西頭，
一座小小的古廟，
緊鎖的山門外面，
有三聲兩聲狗叫。

月兒快要落了，
斜斜的照着小窗，
半截刺刀的寒光，
在窗外一晃一晃。

月光透過窗櫺，
照着一縷白髮，
在那白髮上面，
染着殷紅的血！

月光透过窗櫺，
照見一雙眼睛，
眼淚早已干了，
火焰正在燃燒！

四

那是誰的血迹？
那是誰的白髮？
那是母親的血迹！
那是母親的白髮！

母親吞著血淚，
母親咽著仇恨，
她在等待兒子，
等待解放大軍。

母親貼著牆壁，
傾聽江北的動靜，
可是回答她的，
却是滿江浪聲。

母親貼著地面，

傾听江北的動靜，
所得到的回答，
還是滿江浪聲。

五

母親呵，母親，母親！
你要耐心的等，
也許這是最後一夜，
因為它過於寂靜。

母親呵，母親，母親！
你要耐心的等，
也許你久別的儿子，
正接受渡江的命令。

母親等不及了！
她再也等不及了！
她用干枯的双手，
在抓那古廟的磚牆！

母親等不及了！
她再也等不及了！

她用干枯的双手，
搖撼那古庙的小窗！

六

天就要亮了，
窗外的刀影消失了，
也許那条“狗”，
也守倦了吧！

天就要亮了，
窗上的月光消失了，
村外荒坟边，
傳來几声惨叫！

母亲指尖上滴着血，
血染紅了磚墙！
可是母亲还在抓呵，
还在抓那磚墙！

母亲指尖上滴着血，
血染紅了庙窗！
可是母亲还在拉呵，

还在拉那庙窗！

七

天就要亮了，
隐隐约约，
有几个农民，
被押出村外。

天就要亮了，
清清楚楚，
有几声枪响，
从村外传来。

母亲要活着！
母亲要活着！
她要看看久别的儿子，
和那久别的红旗呵！

母亲要活着！
母亲要活着！
她用劲的拉！拉！拉！
拉下了古庙的小窗。

八

穿过密密的竹林，
母亲急急地往前走，
母亲呵，新四军北撤的时候，
你就是在這裡和儿子分手。

顺着小小的山沟，
母亲急急地往前走，
母亲呵，冒着大雪为游击队送饭，
你就是从这里转向山后。

沿着低低的田壟，
母亲用力地往前爬，
母亲呵，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负了伤，
你就是从这里背起他。

抓着山边的岩石，
母亲用力地往上爬，
母亲呵，为给游击队送消息，
你就是在這裡被蔣匪抓。

九

天大亮了，
匪兵追上来了，
母亲呵，
母亲你快跑！

出太阳了，
匪军追近了，
母亲呵，
母亲你快跑！

满头白发散乱，
一身破衣飘飘，
跌倒又爬起，
爬起又跌倒！

一身破衣飘飘，
满头白发散乱，
一路滴着血，
一路洒着汗！

十

母亲跑上山頂，
母亲站在山頂，
这时揚子江上，
一片風平浪靜。

母亲跑上山頂，
母亲站在山頂，
她挺身瞭望江北，
喚着儿子的姓名！

回答母亲的呼喚，
江北千門炮响！
回答母亲的呼喚，
江边万船齐放！

回答母亲的呼喚，
江上紅旗猎猎！
回答母亲的呼喚，
江边战馬嘶嘶！

十一

匪兵顾不得追，
把子弹推进枪膛，
母亲呵，母亲！ 母亲！
快找个遮身的地方！

母亲还是站着，
母亲一动不动，
母亲还是呼唤，
声声随风传送！

把子弹推进枪膛，
匪兵端起步枪，
母亲呵，母亲！ 母亲！
快找个遮身的地方！

母亲还是站着，
还是一动不动，
母亲还是呼唤，
声声传到江北！

十二

母亲血染的山土，
結成了巨大的紅石，
紅石越长越高，
在山的頂巔挺立。

紅石立在山頂，
記着这历史的时刻，
它滿怀母亲的情感，
永远望着江北。

江南江北的行人，
上江下江的船只，
經過这座山下，
都含泪仰望紅石。

不論男女老幼，
不論战士农民，
看到这巨大的紅石，
都声声地呼唤母亲。

1957年2月23日

統一書號: 10020·1679

定 价: 0.53 元